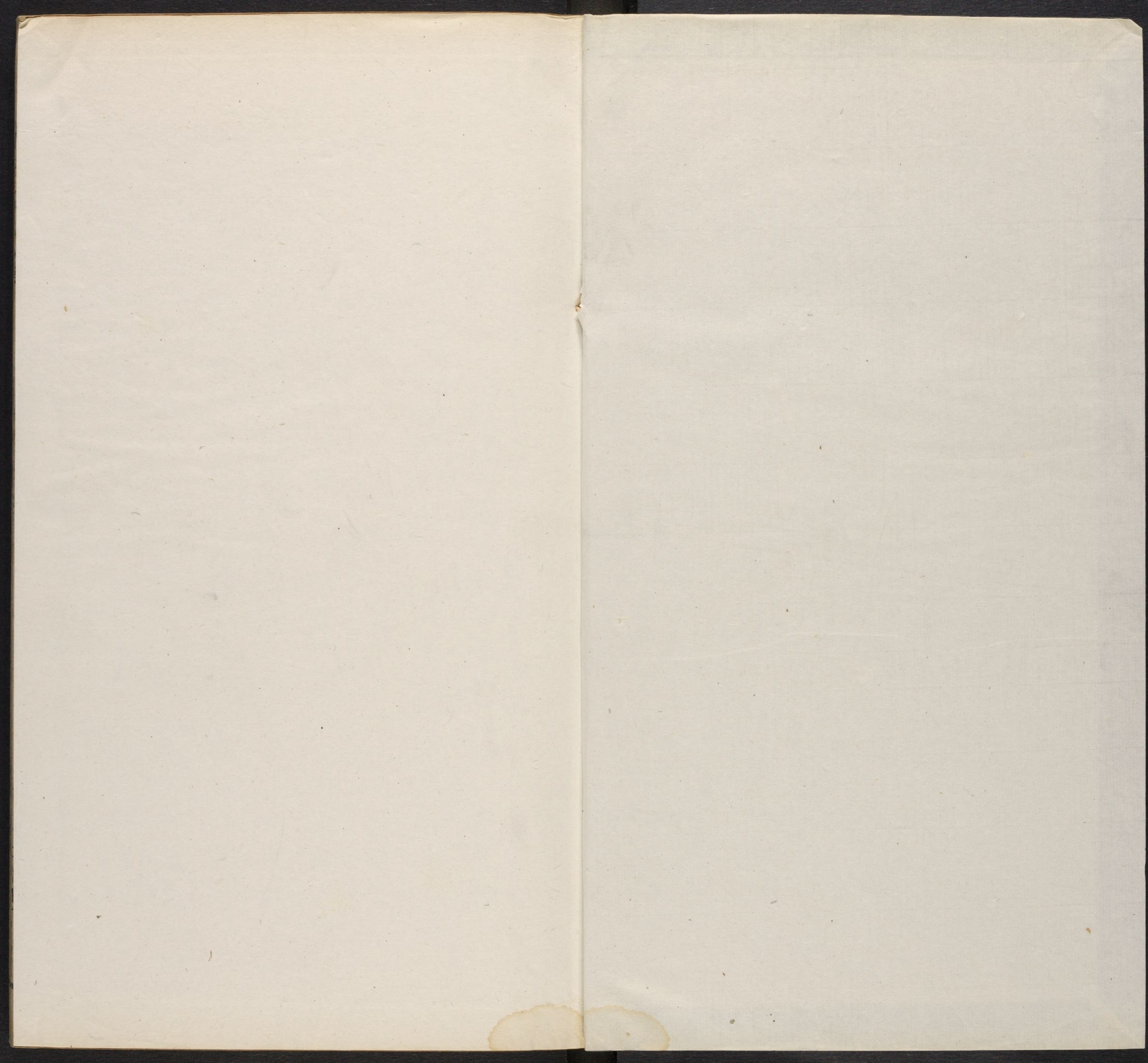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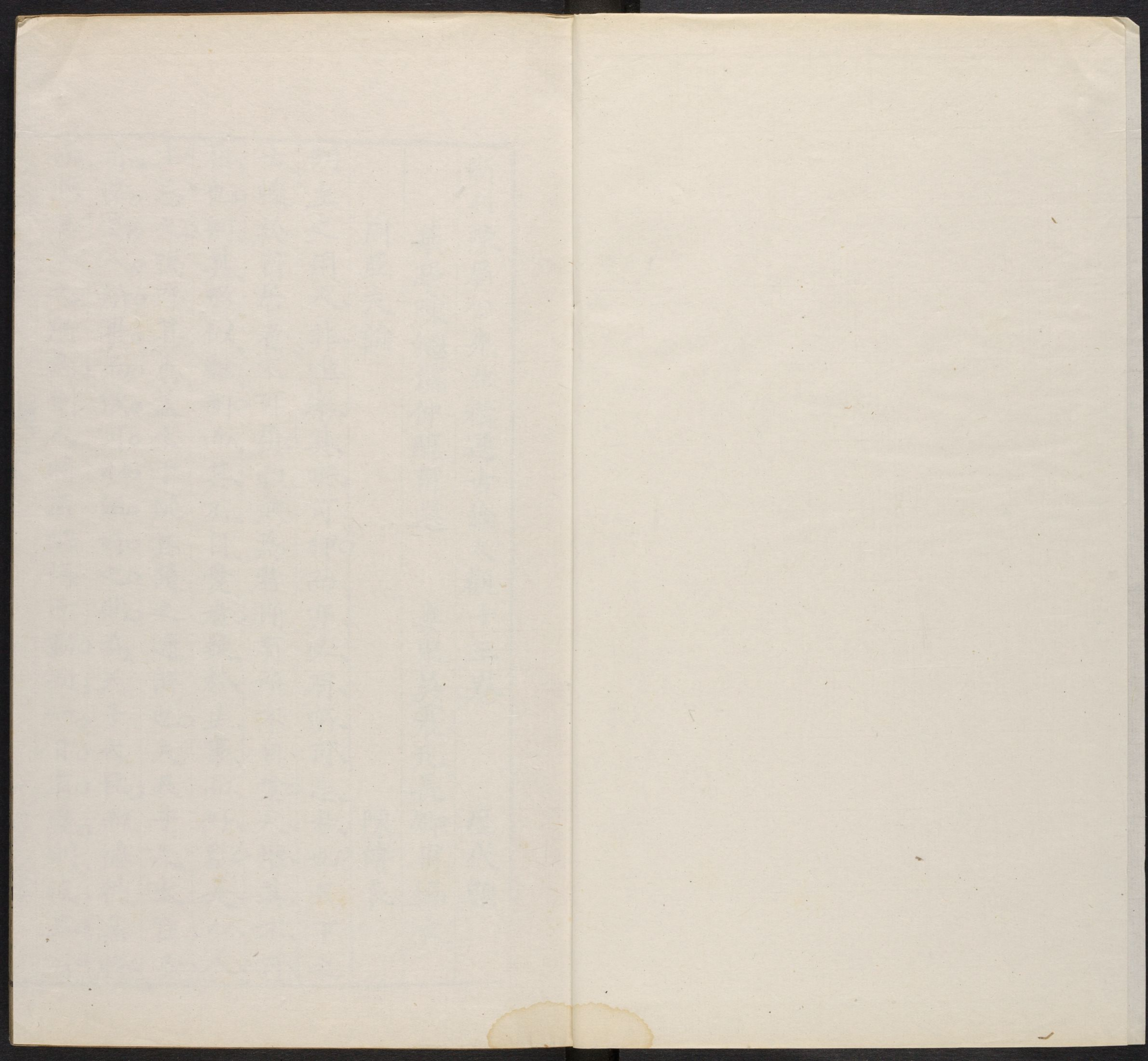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18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三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周亞夫論

陳傅良

明主之用人非惟樂其所可狎而亦必有所可忌者也天下之
士峻於自居者不可屈而敢為者斯有所不自愛夫惟其不可
屈也則其形似難制而其不自愛者疑於生事而好亂是以人
主忌之嗚呼其患盖生于疑其楚之過詳也夫天子之大臣而
亦必為人所畏而後可以沮奸之萌為天子大臣而循循無忤
而聽其上之所為則人將有所侮而動而一日有變則彼且有

以辭其責。何則？懼其威者，固撓其氣；而既安其無能，則亦不可望其有所振立。故明君有所神，蓋有所養也。文帝之屬亞夫于景也，帝于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盡矣。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于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固以怏怏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懦無所為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蓋其若是靡耶？故自殺亞夫，漢之大臣始衰。太史公曰：申屠嘉死，景帝時及今上為丞相者，齷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嗟乎！漢之禍成于大臣之無權，而所謂宰相者，取充位也。夫大臣無權，則其勢可以劫而賢者止于取充位，則雖甚繆而可以無過。以甚繆之人，居可劫之勢，是故三莽則因之，以為資，而其端則出于孝景。然則漢之禍，景帝為之也。

周亞父論

劉彥冲

周亞父疆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

古詩大卷
卷十三
故陷於僂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昭之矣



汲黯蕭望之論

陳傳良

君子之用於世。非不樂其身之安於朝廷之上。而得究其所欲
為者也。泄柳申詳所以不安于繆公之側者。非二人欲也。無泄
柳申詳之人。以安之也。嗟夫。樂其身之安於朝廷之上。而究其
所欲為。而同列者。無泄柳申詳之人。則一日而去君側。固君子
所懼也哉。采葛之詩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
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且輟一日之密通。從事於蕭葛之微。亦
奚不可者。而詩人有三月三秋之懼。何者。未及轉踵而乘之者。
至也。凡人臣之事君。一有所踈外。則其分也。日隔而君之見知

古詩九卷 卷一三 四
也不深懼其嫌隙之易開而忌其復進也。交謗而不釋。君子安得而不畏也哉。昔汲黯與張湯公孫弘比肩于武帝之庭。蕭望之與弘石許史共任於宣帝之日。弘湯之疾黯者。恨無所發。怒弘石之與望之不相能。又非一夕也。重之武帝。深昵弘湯。而貌敬黯。孝宣亦以法律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二君子之立於朝也。危矣哉。淮揚之命。黯所以願出入禁闥。平原之遷。望之所以雅意本朝。而戚於其心者。非擇事以為忠也。懼有以中之也。嗚呼。彼賢者不敢離君之左右。而懼讒間之也。孰謂武宣得人為漢家之盛矣乎。三代而上。臯陶矢謨於內。禹稷躬稼于外。周召師保亦出為二伯。居者無間言。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秦漢以來。此風盡矣。武安一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仲舒左遷膠西。而幾不免於禍。姦鋒之中人。固如此也。吁。君子安得而不懼也哉。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脩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于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偏。刻亦生僭。兩者無

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克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唯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于慶。醇謹而已。在

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蹇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蹇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

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及。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鳴。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李廣論

何去非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為法制。在軍為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所為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而小大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于賞功。自衛霍之出。斬虜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

軍。而廣每至于敗。屢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
裁。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
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
此所以勲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
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驕。知死令而不知
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
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
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
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

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藉之管攝。
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于申嚴約
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
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畧。以便
其私而專為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
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為之死敵。然虜卒犯
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
其紀律之不戒者。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
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于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

古論大觀 卷之三
令于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為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于群盜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獲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談。而深自罪悔。于殺已降。以為禍。蓋莫大于此者。亦已踈矣。

衛青張世安論

陳傅良

君臣之間。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疑起於有間。上之繩下也。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則。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能泰然安意為之也。嗚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哉。昔武帝以剛明之資。督貴臣下。自李蔡嚴青翟趙周數相駢死。牢尸石慶。雖得以謹終。亦數被譴。公孫賀至於流涕。不敢受命。當時處鈞衡之地。如以其身陷不測之

淵也。至于宣帝其伎克又過之。趙蓋楊韓之倫以微罪誅。其他自全。唯陳萬年之順從。丙吉之謙虛而已。高材之立於朝。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夫。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為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萌驕乘之禍。其鑒未遠也。况青握兵百萬。振威沙漠。安世身總楚旅。司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以側視。貌敬其心。難之者。使其招士薦賢。以取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易於否之九四曰。有命无咎。疇離祉。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所居之世不同。其事之所以異也。若豫之九四。以上行之志。不能無疑。而疇

離以自守。則曠官之刺興。否之六四。履可危之地。不俟有命而朋盍。以自助。則植黨之患生矣。若二臣者。果能免朋盍之疑者也。孰若自處於疇離之祉也哉。嗚呼。是非二臣之罪也。

霍去病論

何去非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授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授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謂其巧也。而桀、惡、欽、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辨，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于塞下，而衛青起于賤隸，去病奮于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于天下。雖古之名將無

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于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
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畧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信
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
為曉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
于法。而法未嘗能盡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
法之所得而傳者。粗也。以其不盡于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
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陣
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
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為兵者。不以

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
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己人以之。死
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之
若愚。而適為智。運竒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
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畧之如何也。夫歸師勿
遏。齊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追。趙充國
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
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
羗。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

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
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
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
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
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
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
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
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矣而藺相如
謂徒能讀之而不合變也故於其論兵雖父奢無以難之然奢

不以為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于括而妙之在
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料于未戰之
日也昔之以兵為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
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
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
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
于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畧也去病之不
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
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驃騎論功

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於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玉剪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

論衡

卷十三

驃騎論一

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
 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
 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
 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李陵論

何去非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
 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
 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為貳師
 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荆楚勇士。竒才劔客。願
 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廷。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
 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
 步兵之能敵。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持佚。為致敵之主。而
 吾欲以數千之士。環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糜億。為赴敵之客。

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虜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于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固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鬪萬里。安得不被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常功。而後有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以荆問其將李信曰。應兵幾何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剪。

剪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輕剪也。遂以六十萬衆將信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恐。自駕以請王剪。曰。王欲用臣。顧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剪遂將之。卒破虜。而滅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衆困于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剪御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虜人。

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霆。擊。鸞。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垂。其。所。任。二。人。者。終。償。慶。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為。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于。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令。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竒。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擯。之。使。其。枉。道。也。

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僥。倖。于。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負。也。盖。用。廣。者。失。于。周。而。用。浚。者。失。于。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勛。名。自。終。盖。勇。壯。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為。將。無。以。異。于。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于。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殞。于。敵。矣。嗚。呼。任。人。若。

世祖者幾希矣。

卷三

十八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忘。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者。謂。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

李陵

卷三

十八

李陵

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為降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于前，墮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寘于躬，禍胎于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于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讐，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木失臣子之義也。觀谷子卿

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終始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于君子，與其痛毋悼妻尤，君怨國曷若立軀守死，而紓禍于親焉。或曰：漢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其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生或輕于鴻毛。若死重于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于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則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則君子不愛其死。惜

古語九卷
卷廿三
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李陵論

秦觀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于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威。號為強盛。控弦萬百。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

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塩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

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為鑿。鋸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

論衡
卷十三
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况于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說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無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䟽略。或有抵牾。亦其涉

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
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
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
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
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
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

司馬遷論

秦觀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播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于退處
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
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于此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
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
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
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

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于渾者。略于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于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于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于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鬻俎。傳說匿于傅巖。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于陳蔡。蓋遷自况也。

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然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于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效者。有于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子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

古論九卷
卷之三
肩肩焉稱其所長。况于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
去。而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
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
其主義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
于義。而主于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于聖人。曷為乎
取也。

公孫弘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
聖之資。却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
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
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
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
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
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任伍被敗。以是而知。雖

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踈濶。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官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

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館。何益于謀議哉。况近臣秉大政者。常不下四三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柳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嶮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桑弘羊論

張或

班固稱弘羊擢于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亦不然矣。夫君人者務于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于庖人。太公坐釣求倫于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醜。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

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恐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藉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于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于弘羊哉。卜式潔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雖乃異類齒得人之論一不智其若是乎

桑弘羊論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姦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汚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豕。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云。漢武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

權門甚于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利國為非，楊雄以摧酷興漢稱其職者，必皆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為能，君子所以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為之甚痛哉。

霍光論

蘇軾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

言大觀
卷十三
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
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
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
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
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
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
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
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二考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
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
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
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
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
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
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
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
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霍光論

陳思道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畏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

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于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于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執。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

人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霍光論

陳傅良

凡天下之利害。自非聖人不知。非其身嘗焉。而後知者。蓋寡人主之欲知其人才。最難知也。天下之人才。匿真於似。是以偽為實。雖智者易惑也。故夫其人炳然其有外貌。而其中無有。世主必甘心焉。而不疑。暇亦利其便捷奮發之形。若足以成天下之功。則捨而為朴魯庸鈍之恥也。必有所不暇。而亦非近于人情。惟其倚之而不濟。用之而有窮。然後反而思天下之事。不可以形求。昔秦穆公來由余於戎。拔百里于虜。起蹇叔于踈賤。春秋賢君有愧於其為者矣。而聽杞子之言。覆師於殽。乃悔過自誓。

而深取乎介然無他技之臣。漢高帝收一時英雄，共取天下。天下既定，叛者九國相踵，而後呂后問人，則曰：「安劉者勃也。」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故非殺之敗。穆公不知一介之足以託國也，而懲韓彭之多事，雖陳平猶以智疑。嗚呼！其亦嘗也已矣。梁稻藥石，吾審知其良于栢黎菱茨也，而雜羞焉，則亦栢黎菱茨之啗而不先于稻梁藥石，何也？快于人者，誘人非有誤焉，則亦未果却也。士之誘人，不甚於栢黎菱茨也哉！嘗始怪武帝得人盛于七制而不足以辦事，何也？彼見夫衛霍之容，若是其甚武也。張周桑孔之狀，若是其詭而巧也。公孫鄒枚儒言而儒服，又

若是其文且秀也。則以為天下之功，得於是者，共之亦奚無成而愈多，愈不濟，以用之則易窮。然後脫然自失，而憂天下之計，非便捷奮發者能之，而提孺子之命，寄之朴魯庸鈍之霍光，而光果有以當其心。至於唐太宗平生無用人之失，卒繆于一李勣，由此言之，武帝雖創於殺之敗，而太宗不自見黥彭之禍，故也。嗟乎！霍光安漢于幾危，而李勣流毒數世，則一霍光足以贖武帝之過，而太宗之烈，至于一李勣而頓隳，故曰：「人主不幸而有所誤，則亦寧以其身嘗之而已。」

霍光論

陳無已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
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
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
之後公私兩弊而數十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
愛冒大義隣于奪矣其幸宣帝知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
昭喪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
無術闇于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
而著忠孝何待于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

古語大義 卷一
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患于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于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持其才有能吾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

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日磾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此篇重出

霍光田千秋蔡義論

陳傅良

人之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嗟夫庸人者安足擾天下之
 事而擾天下之事者皆有才者也夫惟有才而其心喜於勝人
 而不免乎忌夫求勝則愧于無以自表而好忌則又將害人之
 功利其短而樂其無成天下之禍鮮有不自斯人為之也昔狄
 仁傑相武后粵師德謹守雖仁傑不見其賢姚崇佐明皇盧懷
 謹不事三婦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狄仁傑姚崇卒立大功
 於唐而師德懷謹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何哉自度其才之不
 足而不以已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謏謏然挾已之私以分

人之權。好于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此吳起所以忌田文。張
 延賞所以沮李晟者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然則田千秋不從相
 職。侵大將軍之事。霍光之用人。不以新進少年。而任垂老之蔡
 義。愛國之君子。固如此也。而或者不識。以為譏。嗚呼。無人乎。子
 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以光之時。而使吳起。張延賞之徒。與之
 共功。其能一日安光之身也哉。

韋元成論

秦觀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嘆之。以為此乃不達
 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
 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
 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臺
 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
 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

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次之。宮室為後。將

毀宮室。廡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卻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

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張安世論

秦觀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

之不聽也。能致為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顛。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于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

味之多寡。而適于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寔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于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祈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諤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祈奚之於叔向。霍諤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于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

論大觀 卷十三
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為密
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魏相稱上意如何論

陳傳良

古之君臣其心則相知而其道則相濟相知之深而相濟之不
足君子猶以為未善也凡人臣之事君不度其君之所可為以
就其有為之志者非也安其君之所可為而不輔其所不能為
之闕者亦非也何者拂其上之所欲相持而至於相戾者固君
臣之患惟其所行之便相徇而至于相欢者尤君臣之患也故
夫善事君者雖不逆其意而戾其所欲亦不逢其意而求中其
欲是非相知以心而相濟以道不能也漢之魏相有聲于宣帝
之日君子賢之然帝以刑名繩下相以嚴毅總職史臣謂其甚

言九權 卷十三
稱上意。則是矣。獨惜乎。相知之深。而相濟之不足。猶未可以為
盡善也。夫自知其君之可以王。而與之王者。伊尹也。自知其君
之可以伯。而與之伯者。管仲也。是故伊尹之說湯。無卑辭。湯之
受之也。亦無難色。管仲之見威公。無侈說。威公之用之也。亦無
異圖。君臣之間。相知如此。而不可以致治者。無有也。噫。君臣之
相知。誠樂其如此也。已。然而人主之患。每易於恃其所長。而徇
於其所快。夫恃其所長。則其才果於自用。徇于其所快。則其志
易失之偏。而為之臣者。又每售其所喜。而不責其所難入。夫售
其所喜。則其過也。莫之抑。不責其所難入。則其不及也。莫之彊。

以自用之才。加以以易偏之志。而徒見夫不抑其過。不彊其所
不及之說。嗚呼。徒相知。而無以相濟。其患蓋如此哉。漢之宣帝。
人皆知其為英主也。不懼其不明也。懼其明之過于察。而入于
苛也。不憂其不斷也。憂其斷之過于嚴。而流于忍也。不憂其不
勤也。憂其勤之過於銳。而幾於侵下也。魏相輔之總領衆職。使
上下無苟且之意。而公卿多稱位之人。真無負于宣帝之為者。
相知以心。孰如相之於帝也哉。惜乎。徒相知。而無道以濟其短。
君子不能無恨于弱翁也。昔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
之忠。而無後善者。懼矣。周公之法。議能議功。不遽以一青絕天。

古論大觀 卷十三
下之才也。霍光親握天子璽，擁而立之。借使無後，猶將十世宥之。相乃發其已往之私，卒使功臣之肉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刻哉！趙廣漢之吏才，漢庭希有也。不幸而麗乎罪，尚宜以八議之法貸之。相獨戮以忤已之私憾，至於民泣而請代者，舉京兆弗恤也。何刻哉！以宣帝之刑名，而相以嚴刻佐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則信矣。然孝宣之治，其於雜伯亦相之無以廣之也。歟！大抵人臣之相其君，非于其有餘者將順之為可喜，而增益其所不能，裁其勝而約之中者，斯可貴也。高祖自任以馬上治天下，向微陸賈詩書之說，帝之勇氣未衰也。以唐德宗之猜忌，

宜趨于亡而不亡者，陸贄之仁義實扶持之。嗚呼！孝宣固未必愧於二君也。孰謂相賢宰也，而猶有愧于二臣也哉！

邴吉論

張未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侘人之力，亦可以為微幸。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微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諫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

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
人有未嘗射挾子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
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
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
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
相疵也。

趙充國論

陳傅良

窮古人之權謀而巧用之者。天下之奇才也。嗟乎。善劍者死。聞
善泅者死。溺。持其所長者必敗。則夫有才而不聞道。孟子所以
知盆成括之見殺也。窮古人之謀而巧用之。而不知有所困。亦
孟子之所憂也。孫吳之書。用之桀黠。變詐相傾之謀。無出焉。而
其間豈無養威持重。緘封而不泄。以自固之道。世之學其法者。
非能用其謀之為難。而能求其道。深藏而時出之者。難也。漢家
之將。善用孫吳者。趙充國一人而已矣。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
人。以之伺先零之敝。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之定屯田。

之策而窮寇勿迫。又以縱湟水之餘卒。大抵皆略其桀黠變詐
 之謀。而取其養威持重之道。故天下不見窮兵之害。而取克敵
 之利。克國垂老。無將家之禍。而全懼榮之身名。無它。養貪於廉
 晦。勇於怯。以無用御有用。固兵家之最密人。之所不察者。而充
 國知之也。學孫吳而知此。亦奚惡乎孫吳也哉。項羽以百戰百
 勝之銳卒。鬻于漢家之刃。世多以學兵法不竟咎之。嗟乎。羽非
 不竟其可用也。不竟其無用之用者耳。以韓信之賢。其智無窮。
 而先擊後察之計。不能自知。而得諸趙之纍囚。然則兵法之所
 謂無用之用者。固難察之也哉。彼霍去病自謂無事兵法。東方

生自謂識兵法。噫。使去病而能知兵法無用之用。則其功當不
 減克國。方朔而僅知其所用之用。是亦孟子所憂也已矣。

趙充國論

張拭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遙度。顛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緯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切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

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
 獸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
 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趙充國龔遂論

陳傅良

君子之所為。非利於其名而為之也。利於其名而為之。則凡可
 以得名者。無不為也。嗚呼。飾偽以釣名。此深情厚貌者之為也。
 而謂君子為之乎。伊尹之告太甲。必先已而後湯。仲尼於夾谷
 之會。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無遜辭。聖人豈不知先君之
 義。有功者之不貴矜哉。然直言之。而不以為愧。自為而自書之。
 若有德色。何也。於其可以言而言。不必嫌于自賢也。於其可以
 書而書。不必嫌於自伐也。聖人之心。惟無所自欺而已矣。其為
 天下計者。甚重。其收譽于已者。甚輕。而何暇利于名之美。而為

之哉。昔趙充國有降羗之績。浩星賜勸之。歸功它將。非愚臣之所能及。龔遂以治郡聞。王生教之。歸德天子。非小臣之力。遂卒用王生之對而獲長者之譽。充國力拒星賜之計而以其意自陳。議者莫不多遂之自遜而薄充國之自伐也。噫。以渤海之治。歸德天子。人臣之義固也。以屯田降羗而歸功出擊之將。使在上者易以開邊。釁而邀功。生事之臣。得以中好大之欲而售其說。其禍天下豈少哉。吾身獲卑牧之名。而天下被其實禍。君子固如是乎。君子而果如是。則李斯以頌美佞秦。公孫弘以隱咎欺漢。亦得為近厚者矣。

陳湯論

秦觀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繳幸。生事蠻夷而竒其功。憤其為庸臣所屈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

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微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馬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為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

繼。是故阻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盡是侯者五人。而止。何處有邀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乘危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守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侵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咲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石顯論

真德秀

京房言石顯之奸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論。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微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鑿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盲之疾，藥之不能達，傳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

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
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
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
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眾。是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
始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
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王商論

荀悅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
得已而鳳以為慨恨。馮婕妤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
非以高左右也。惻怛于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隙。皆至于
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于世。獨行不畜于時。是以昔人所以
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
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
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于人間。况敢立于朝
乎。自守猶不免患。况敢守于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况敢有罪

平閉口而獲誹謗况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以是竄
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碍自安
于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
形體之不深鬼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
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
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斲方為圓機素
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于王室遽伯玉可卷而
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王商論

李德裕

荀悅哀王商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
自退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六合之大一身之
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夫仲尼
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竄武愚不可及歎遽瑗
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
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
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
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陋質薄為數奇

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遭愍於時
 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
 得保其生余又聞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
 齊國亂范燮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
 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為殉
 君子曰秦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杜欽論

劉彥冲

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
 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行其
 策史稱欽補過將美皆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
 主宜廢勿用鳳乃陷以太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寃之欽為鳳謀
 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証善天下果可
 欺邪欽姦人之雄也初鳳專權欽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
 章上封事鳳稱病篤欽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
 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謀反

覆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陰
為鳳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之史臣責永而怒欽且謂欽浮
沈當世好謀而成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
乎

劉向論

楊時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
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
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
世希合而為之與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望
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
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
昵寵妾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

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倦於其君。未嘗不為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于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情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于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于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于已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息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

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興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尚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于曲陽有隙。反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奔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于鄭。鷓退于宋。妖不甚于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于此者。其臣可以范曄為師表。張禹為至戒。

朱雲論

王元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徵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之為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頌。懸邪道若前旒。進巧言如鞋續。蒙瞽君視。聾瞶帝聽。錮天下之良臣。瘞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青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訛。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正

論大... 卷十三
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著蔡。卦吉則喜。凶則悲。此豈翊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躬開弑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直臣。身在下位。觀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鼎革弗顧。宗祧是覬。請上方劍。知不從也。冀萬一而從之。斬佞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所覲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說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

龔君賓論

司馬光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嚴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訊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况于王莽。馮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滲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于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

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于犬羊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于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儒生論

劉彥冲

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為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篋黃霸繫獄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儒也。

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王褒或以儒術進
 或以文章顯宣帝時與之議論於石渠或於燕游播為歌頌第
 其高下則宣帝豈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為相齷齪鹿鹿親
 附闞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
 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外戚論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
 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
 娥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
 而幽王之禽也淫哀嬖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
 訊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夫
 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未
 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
 乎既權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

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
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
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馬、至、武帝
制，婕妤、娥、倭、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娥視
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倭、華視真二千石，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
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
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使視六百石，比
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
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外戚論

李延壽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
莘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妣姓為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
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
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
繭犢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蒲盈之戒。
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
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
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

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動或緣
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
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
名器，且霸業權輿，特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
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
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攝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
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
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
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

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
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
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
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
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

西漢游俠論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前大觀

西漢班固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揜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
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
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
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
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凱
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
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皇臯人也
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
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
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
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
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
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古論大觀卷十三終

